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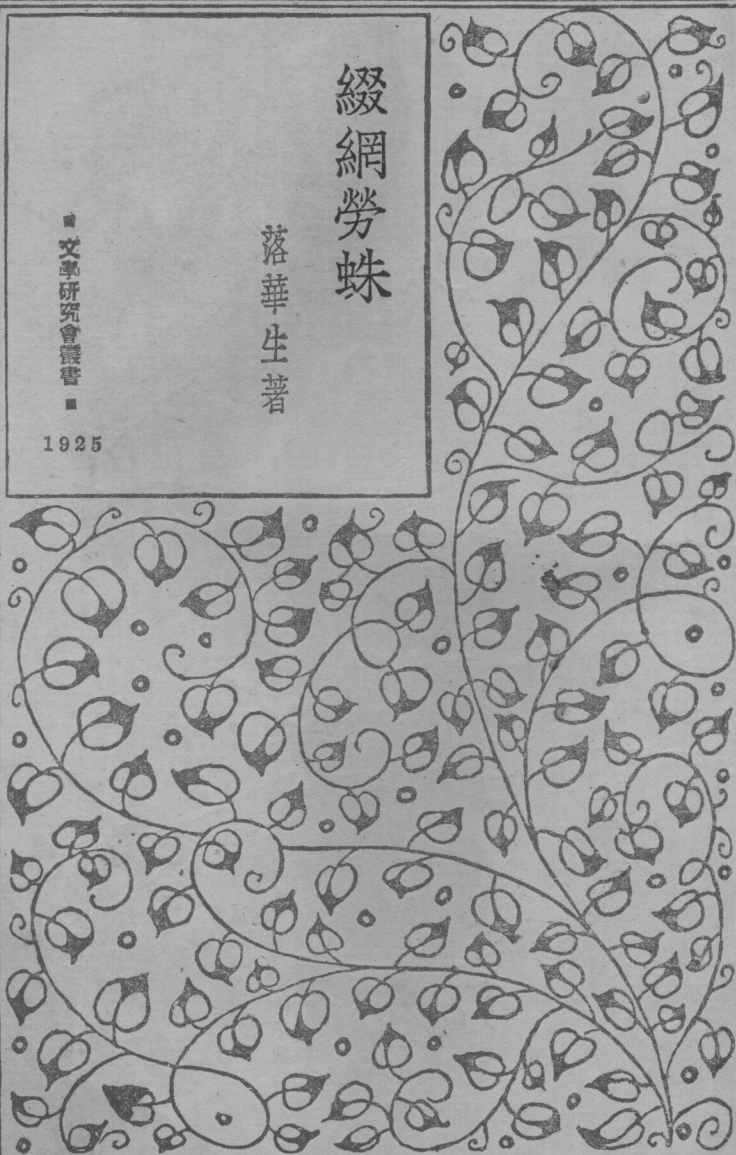
蛛勞網綴
生華落

綴網勞蛛

落華生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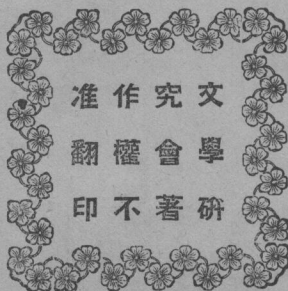
1925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Spiders in Their Webs" and Other Stories

By Lo-hwa-S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綴網勞蛛（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落華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漢口 長沙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錄

、 命命鳥·····	一
、 商人婦·····	二六
、 換巢鸞鳳·····	四九
、 黃昏後·····	八七
綴網勞蛛·····	一〇六
無法投遞之郵件·····	一三七
海世間·····	一五八
海角底孤星·····	一六二
醍醐天女·····	一六九

枯楊生花……………一七七

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二〇五

慕……………二二五

命命鳥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八九張矮小的几子橫在兩邊的窗下。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教的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牀？』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哼哼，加陵！請你的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誚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天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够』

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爲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爲職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加陵說：『那麼，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提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的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時候要記念』

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曇摩婢和尙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却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書。晌午的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婢和尙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曇摩婢在道上曾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

我說：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够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啊！我的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有了那種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丟拉，聖約翰海斯苦爾啦，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天晚上我和你說的話。我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緬甸王尊號）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

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爲你的父母積福；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婢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婢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婢和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怪。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著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的憂鬱立

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拆開看時，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速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的呢？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曇摩蟬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

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膊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淡巴菰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的臥室是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的奩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裴雅洛觀劇的畫片。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吃的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啖。』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的鏡臺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罷。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樂和我這

舞蹈的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打拉」，（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清會典圖）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嫺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的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

佛法的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動求婚的念頭。現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把他娶過來。照緬甸的風俗，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的工夫，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的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來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

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蠱師，那有好方法離間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禮拜四生的屬鼠，禮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的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讐敵。操這種職業的人，以暹羅的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的也不少。宋志因爲瑪彌的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晌午的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的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這裏，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蹣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只聽沙龍